

上海书展二十年串起编者作者与读者

是书之展 更是人与人之约

今年,上海书展进入了第二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是编者、作者、读者共同写下的城市书香诗篇。阅读亦是悦读,书海与人海中,热爱与热爱相遇,共同碰撞出零星的故事,散落在时间的缝隙里。

编者作者 相约在书展“退休”

从青年编辑一枚到如今的上海书店出版社副总编辑,杨柏伟是出版界的“老兵”,也是上海书展上从未缺席的“老兵”。历届上海书展中,他策划的作者新书签售活动超过了一百场,作者见过不少,读者见过更多。

2004年,首届上海书展中杨柏伟参与的第一场活动是连环画《大亨·大班》的新书签售会,出场的嘉宾是时年八十的老作家沈寂和两位画家戴敦邦、孙愚。由此也开始了杨柏伟与戴敦邦先生二十年的愉快合作经历。

杨柏伟口中的“戴老爷子”可以说是上海书展的“劳模”,历届书展他的“出勤率”是百分之百,近几年每届书展的活动场次都不会少于三场,有时竟然是一个下午三场活动“连轴转”。2005年的书展,杨柏伟记忆犹深,他陪着“戴老爷子”和沈寂签售《老上海小百姓》时,“戴老爷子”的“老慢支”发作,咳得整夜无法平躺。为了不让读者失望,老爷子还是足足签了一个多小时,比活动规定时间“拖堂”了总有半个多小时。天气炎热,读者热情高涨围在身边,正常人都会有点闷,而患病没有休息好,又体力透支的老爷子在活动结束后,一口气一松,竟然差点休克,大家都惊出了一身冷汗……有次活动结束,杨柏伟扶着戴老问:“吃力吧?”戴敦邦笑着说:“勿吃力,比吾画图轻松多了。吾最好人再多一点,宁可手签了断脱,要是拨救命车走,还要好白相来!”哈哈一笑后,杨柏伟与戴老约定:“吾六十岁退休,依一定要陪吾,到依九十岁,阿拉一道来了书展退休。”

读者 两小时精神“觅食”

对于书展上能够直面读者的机会杨柏伟十分珍惜,在书展,编者与读者精准地了解对方的需求,坦诚地表达意见。他们在书展相遇,渐渐相熟,进

而相知。记得2016年前后的那几届书展,展期内总能看见一对拖着行李箱的夫妇,原来,他们家住苏州,几天里,他们一早从苏州出发,坐火车到上海展览中心参加书展,当天傍晚书展闭幕再坐火车返回苏州,次日重复相同的行程。因为他们的与众不同与执著,这对夫妇也渐渐成为上海书店出版社的朋友,时常会去编辑部交流“书事”。还有一位残疾人读者,家住真如附近,好几届上海书展,总是坐着轮椅前来,挥汗如雨的日子,让人感佩……

曾经在静安宾馆任大厨工作的李志明师傅,几乎每届书展的开幕日都会来上海展览中心“报到”。彼时还未退休的他,下午四时左右,正是午餐和夜市之间空隙的两个小时,他从静安宾馆骑车到展览中心不过10分钟,逛书展成为这两个小时里寻觅精神食粮之途。至今,李志明还收藏着二十年来所有参加过的书展门票票根。

每年的书展给李志明留下难以抹去的记忆。最初的书展讲座座不如现在多,还没有开设夜场,工作日子里去书展有些困难。好在当时的报纸上都刊登书展目录,李志明就做好功

课再去。对知识的渴望,让李师傅想尽办法从各种渠道收集讯息,一次次走进上海书展。

一开始逛书展,李志明寻觅的是一些与所从事专业相关的烹饪类书,后来渐渐买一些畅销书。2017年,李志明请“书展劳模”陈子善老师在《作别张爱玲》扉页上签名,回家发现写的内容不对,“再版20年,陈老师写成了30年,次日我又在书展上找到他,他题了更正。”

购书、聊书、藏书,书展现场成了人的海洋,书的世界。李志明喜欢“闹猛”,闹猛的书展上能碰到许多想见的作家名人,还能交上知心的朋友,喜欢主导了一切,“夏天,路过上海展览中心,看到上面的广告挂了出来,心里就涌动了要进去见见老朋友,闻闻书香的渴望。”今年,已经从厨师岗位上退下来的李志明将选一个日子带上孙辈一起去展览中心感受爱上海,爱生活,爱读书的书香氛围。

本报记者 徐翌晟



人物

正在进行的上海书展,作家、评论家李敬泽实在是个“忙人”,他在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历史随笔集《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译林出版社的演讲集《空山横》,都安排了新书分享会。

昨天,《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在上海书展分会场思南文学之家举行了首发式,李敬泽说:“从2004年到2024年,我二十年做了一件事,在春秋时代游荡。”2004年,李敬泽在《南方周末》开设了《经典中国》专栏,谈春秋战国人和事,2011年,他在《信睿》杂志上开了一个专栏就叫《小春秋》。《左传》《史记》《吕氏春秋》《吴越春秋》,他一边读一边写,在荒野和歧路上,结识古时那些伟大的灵魂。到要把这些文字集结成书了,他觉得用《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的书名有点啰唆,“但这个书名好在有‘我’。‘我’从21世纪穿越过去,在春秋战国几百年间漫游,有所见,有所思,有所笑,有所悲,信马由缰、信口雌黄;如果真是我,早不知多少回横死于道路,所幸是‘神游’不是‘身游’。”

读古书时,李敬泽会忍不住跟古人“辩论”一番。比如,孟子善于雄辩滔滔,简直就是个“杠精”。读到《孟子》,他就想跟孟子就某个看法抬抬杠,于是,“与古人的对话就这么开始了”。

“我觉得春秋的人有意思。”李敬泽把春秋时期比作“荷马时代”,“那个时代是中华文明的上游,犹如一个人处于少年时代。春秋的人们横行于荒野,有一股敞亮的少年气息,好人坏人都不猥琐、不油腻,充斥混乱、不义、暴力和贪欲,同时,也生出了一群高大、纯洁的英雄和圣人。”

“春秋”一词,是春天和秋天,一年一度春与秋。古时,黄河流域气候温润,甲骨文中迄今未见“夏”“冬”二字,所以,“春秋”涵盖一年的繁华和衰败,指向循环往复的时间和自然。《春秋》极简,只用一万六千多个汉字说完了二百四十余年的历史。后来的史家和学者不断补充和阐释,其中最著名的是《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相传是鲁国人左丘明所作。

“如果能穿越回春秋,有幸能够认识春秋时代身上有一股‘巨神’一样性格的个人,我觉得这本身就是特别幸福,也特别激动人心,特别具有冒险性的一件事。”所以李敬泽又喜欢上了《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这个题目,同时喜欢这样一个现代人相隔近三千年从精神上、知识上和对人性的了解上,努力理解春秋时代人的感觉。

作家孙甘露评价李敬泽写的这本“春秋”:“是一个有脾气的人写的书。”

“关羽爱读《春秋》,他从《春秋》中学到了什么?我想,他应该是读出一份磊落来了。这种生命的磊落,那种清新刚劲,在复杂多变的现代生活节奏中,是一份强大的精神资源力量。我所做的阐释经典工作,愿意传达出这样的一份磊落。”李敬泽说。

本报记者 徐翌晟

李敬泽： 我在春秋时代 『神游』了一二十年

历史随笔集《我在春秋遇见的人和神》举行首发式

